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卷

詩人玉屑卷十

宋 魏慶之 撰

含蓄

總說

篇章以含蓄天成爲上破碎雕鎬爲下如楊大年西崑體非不佳也而弄斤操斧太甚所謂七日而混沌死也以平夷恬澹爲上怪險蹶趨爲下如李長吉錦囊句非不奇也而牛鬼蛇神太甚所謂施諸廊廟則駭矣

鈞
珊瑚
詩

話

尚意

詩文要含蓄不露便是好處古人說雄深雅健此便是

含蓄不露也用意十分下語三分可幾風雅下語六分
可追李杜下語十分晚唐之作也用意要精深下語要

平易此詩人之難

漫齋語錄

句含蓄意含蓄

詩有句含蓄者老杜曰勲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鄭雲

叟曰相看臨遠水獨自上孤舟是也有意含蓄者如宮
詞曰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涼
如水卧看牽牛織女星又嘲人詩曰怪來粧閣閉朝下
不相迎總向春園裏花間笑語聲是也有句意俱含蓄
者如九日詩曰明年此會知誰健更把茱萸仔細看又
宮怨曰寶仗平明宮殿開暫將紈扇共徘徊玉容不及
寒雅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是也又白樂天云淚滿羅巾
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聲紅顏未老恩先斷斜倚薰籠

坐到明

子美含蓄

戲作花卿歌云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用
如快鶻風火生見賊唯多身始輕綿州刺史着柘黃我
卿掃除即日平子章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李
侯重見此節度人道我卿絕世無既稱絕世無天子何
不喚取守京都細看此歌想花卿當時在蜀中雖有一
時平賊之功然驕恣不法人甚苦之故子美不欲顯言

之但云人道我卿絕世無既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
守京都語句含蓄蓋可知矣山谷云花卿塚在丹稜之
東館鎮至今有英氣血食其鄉

漁隱

元微之詩

嬉笑之怒甚於裂眥長歌之哀過於慟哭此語誠然元
微之在江陵聞白樂天降江州作絕句云殘燈無焰影
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起坐暗風吹雨入
寒牕樂天以爲此句他尚不可聞況僕心哉

隨筆

語意有無窮之味

長恨歌上陽人歌連昌宮詞道開元天寶宮禁事最爲
深切然微之有行宮絕句云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
白頭宮女在閒坐說玄宗語少意足有無窮之味

隨筆

詩趣

天趣

王摩詰山中詩曰荆溪白石出天寒紅葉稀山路元無
雨空翠濕人衣舒王百家衣體曰相看不忍發慘淡暮

潮平語罷更攜手月明洲渚生此得天趣問曰何以識其天趣曰能知蕭何所以識韓信則天趣可解余竟不能詰冷齋

奇趣

東坡曰淵明詩初看若散緩熟讀有奇趣如曰日暮巾柴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烟火稚子候簷隙又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又曰藹藹遠人村依依墟里烟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才意高遠造語精到如此如大

匠運斤無斧鑿痕不知者疲精力至死不悟東坡則曰
山中老宿依然在桉上楞嚴已不看細味之無齟齬態
對甚的而字不露得淵明遺意耳

柳子厚詩曰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烟消
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回看天際下中流巖上
無心雲相逐東坡云以奇趣爲宗反常合道爲趣熟味
之此詩有奇趣其尾兩句雖不必亦可欸乃三老相呼聲相應也

野人趣

閒居云妻喜裁花活童誇鬪草贏得野人趣非急務故
也又云燒葉爐中無宿火讀書牕下有殘燈有嫌燒葉
貧寒太甚改葉爲藥不唯壞此一句併下句亦減氣味
所謂求益反損也

歐公詩話

登高臨遠之趣

山谷言庾子山云澗底百重花山根一片雲有以盡登
高臨遠之趣喜晴應詔全篇可爲楷式其卒章云有慶
兆民同論年天子萬不獨清新其氣韻尤更深穩

潘子真

詩思

總說

詩之有思卒然遇之而莫遏有物敗之則失之矣故昔人言覃思垂思抒思之類皆欲其思之來而所謂亂思蕩思者言敗之者易也鄭榮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唐求詩所游歷不出二百里則所謂思者豈尋常咫尺之間所能發哉前輩論詩思多生於杳冥寂寞之境而志意所如往往出乎埃溘之外苟能如是於詩亦庶

幾矣謝无逸問潘大臨近曾作詩否潘云秋來日日是
詩思昨日捉筆得滿城風雨近重陽之句忽催租人至
令人意敗輒以此一句奉寄亦可見思難而易敗也

有佳思

余舊見郵亭壁間題云山月曉仍在林風涼不絕殷勤
如有情惆悵令人別亦有佳思不知何人詩後讀王維
集乃王縉別輞川別業詩附在集中漁隱

詩思悽惋

忠愍詩思悽惋蓋富於情者如江南春云波渺渺柳依
依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飛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汀
洲人未歸又云杳杳烟波隔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日
落汀洲一望時愁情不斷如春水觀此語意疑若優柔
無斷者至其端委廟堂決澶淵之策其氣銳然奮仁者
之勇全與此不相類蓋人之難知也如此漁隱

詩思不出二百里

唐求臨池洗硯詩云恰似有龍深處卧被人驚起黑雲

生又漸寒沙上路欲暝水邊村早行云沙上鳥猶睡渡
頭人已行詩思不出二百里間

北瓊夢言

詩味

杜烟爐消盡寒燈晦童子開門雪滿松子厚云日午獨
覺無餘聲山童隔竹敲茶臼秀老云夜深童子喚不醒
猛虎一聲山月高閒棄山中累年頗得此數詩氣味

若溪

詩境

韓愈寄孟刑部聯句云美君知道腴逸步謝天械或問

道果有味乎余曰如介甫午雞聲不到禪林柏子烟中
坐擁衾竹雞呼我出華胥起滅篝燈擁燎爐各據槁梧
同不寐偶然聞雨落階除澹泊中味非造此境不能形
容也

若溪

體用

十不可

一曰高不可言高二曰遠不可言遠三曰閒不可言閒
四曰靜不可言靜五曰憂不可言憂六曰喜不可言喜

七曰落不可言落八曰碎不可言碎九曰苦不可言苦

十曰樂不可言樂

陳永康吟窓錄序

言用勿言體

嘗見陳本明論詩云前輩謂作詩當言用勿言體則意深矣若言冷則云可憐不可激言靜則云不聞人聲聞履聲之類本明何從得此漫叟詩話

言其用而不言其名

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而不言其名此法惟荆公東坡

山谷三老知之荆公曰含風鴨綠鱗鱗起弄日鵝黃裊
裊垂此言水柳之名也東坡答子由詩曰猶勝相逢不
相識形容變盡語音存此用事而不言其名山谷曰管
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又曰語言少味無阿
堵冰雪相看有此君又曰眼看人情如格五心知外物
等朝三格五金之感融是也後漢注云常置人於險惡
處也苕溪漁隱曰荆公詩云繅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
雲稻正青白雪即綠黃雲即麥亦不言其名也余嘗效

之云爲官兩部喧朝夢在野千機促婦功蛙與促織二

蟲也

冷齋

不名其物

臨川云蕭蕭出屋千尋玉靄靄當牕一炷雲皆不名其

物然子厚破額山前碧玉流已有此格

岩溪

闕

如詠禽須言其標致祇及羽毛飛鳴則陋矣

衆禽中唯鶴標致高逸其次鷺亦閒野不俗又嘗見於六經後之詩人形於賦詠者不少而具規橅祇及羽毛

飛鳴之間如詠鶴云低頭乍恐丹砂落歛翅常疑白雪
銷此白樂天詩丹頂西施頰霜毛四皓鬚此杜牧之詩
皆格卑無遠韻也至於鮑明遠鶴賦云鍾浮曠之藻思
抱清迴之明心杜子美曰老鶴萬里心李太白畫鶴贊
云長唳風宵寂立霜曉劉禹錫云徐引竹間步遠含雲
外情此乃奇語也如詠鷺云拂日疑星落凌風訝雪飛
此李文饒詩立當青草人先見行近白蓮魚未知此陶
雍詩亦格卑無遠韻至於晚晴賦云忽八九之紅芰如

婦如女墮藥點顏似見放棄白鷺潛來邈風標之公子
窺此美人兮如慕悅其容媚雖語近於纖豔然亦善比
興者至於許渾云雲漢知心遠林塘覺思孤僧惠崇云
曝羽沙日煖引步島風清照水千尋迴棲烟一黠明此
乃奇語也

庚溪詩話

胡五峯謂晦菴此詩有體而無用

先生送胡藉溪有詩云甕牖前頭列翠屏晚來相對靜
儀刑浮雲一任閒舒卷萬古青山只磨青胡五峯見之

因謂其學者張敬夫曰吾未識此人然觀其詩知其庶
幾能有進矣特其言有體而無用故吾爲是詩以箴警
之庶其聞而有發也五峯詩云幽人偏愛青山好爲是
青山青不老山中出雲雨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晦菴

風調

高古爲難

古人作詩正以風調高古爲主雖意遠語疎皆爲佳作
後人有切近的當氣格凡下者終使人可憎李希聲
詩話

薛能劉白

薛能晚唐詩人格調不高而妄自尊大有柳枝詞五首
最後一章曰劉白蘇臺總近時當初章句是誰推纖腰
舞盡春陽柳未有儂家一首詩自注云劉白二尚書繼
爲蘇州刺史皆賦楊柳枝詞世多傳唱但文字太僻宮
商不高耳能之大言如此但稍推杜陵視劉白蔑如也
今讀其詩正堪一笑劉之詞云城外春風吹酒旗行人
揮袂日西時長安陌上無窮樹惟有垂楊管別離白之

詞云紅板江橋青酒旗館娃宮暖日斜時可憐雨歇東風定萬樹千條各自垂其風流氣槩豈能所可髣髴哉隨筆

平淡

先組麗而後平淡

欲造平淡當自組麗中來落其紛華然後可造平淡之境如此陶謝不足進矣今之人多作拙易詩而自以爲平淡者未嘗不絕倒也梅聖俞和晏相詩云因令適情

性稍欲到平淡苦詞未聞圓刺口劇萎炎言到平淡處甚難也所以贈杜挺之詩有作詩無古今欲造平淡難之句李白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平淡而到天然處則善矣韻語陽秋

非力所能

作詩到平淡處要似非力所能東坡嘗有書與其姪云大凡爲文當使氣象崢嶸五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余以謂不但爲文作詩者尤當取法於此竹坡詩話

卒造平淡

余少攻歌詩欲與造物者爭柄遇事輒變化不一其體
裁始則陵鑠波濤穿穴險固囚鑠怪異破碎陣敵卒造
平淡而已

陸魯望文

晦菴云

梅聖俞詩不是平淡乃是枯槁

閑適

苕溪漁隱詩

余卜居苕溪日以漁釣自適因自稱苕溪漁隱臨流有
屋數椽亦以此命名僧了宗善墨戲落筆瀟灑爲余作
苕溪漁隱圖覽景據懷時有鄙句皆題之左方既久益
多不能盡錄聊舉其一二云溪邊短短長長柳波上來
來去去船鷗鳥近人渾不畏一雙飛下鏡中天秋雲漠
漠烟蒼蒼蓮花初白蓮葉黃釣船盡日來往處南村北
村杭稻香卷起綸竿撇櫂歸短蓬斜掩宿漁磯日高春
睡無人喚撩亂楊花繞夢飛

漁隱

車蓋亭絕句

蔡持正守安州夏日登車蓋亭作十絕句爲吳處厚箋
注得罪謫新州其間一絕云紙屏石枕竹方牀手倦拋
書午夢長睡起莞然成獨笑數聲聲漁笛在滄浪殊有閒
適自在之意

自得

要到自得處方是詩

詩吟函得到自有得處如化工业物千花萬草不名一

物一態若摸勒前人无自得只如世間剪裁諸花見一件樣只做得一件也

漫齋語錄

變態

縛虎手

薛許昌答書生贈詩云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終譏其不能變態也大抵屑屑較量屬句平勻不免氣骨寒局殊不知詩家要當有情致抑揚高下使氣宏拔快字凌紙又用事皆破觚爲圓挫刪成柔如爲有功者昔人所

謂縛虎手也

西清詩話

韓文公

韓昌黎醉贈張秘書詩云君詩多態度鵠鵠春空雲

唐扶詩

子美題道林岳麓寺詩云宋公放逐登臨後物色分留
與老夫宋公之間也此語句法清新故爲傑出其後唐
扶題詩復云兩祠物色採拾盡壁間杜甫真少恩意雖
相反而語亦秀拔乃知文章變態初無窮盡惟能者得

之

不能變態

僧祖可作詩多佳句如懷人更作夢千里歸思欲迷雲
一灘牕間一榻篆烟碧門外四山秋葉紅等句皆清新
可喜然讀書不多故變態少觀其體格亦不過雲烟草
樹山川鷗鳥而已而徐師川極稱其詩不知何也

丹陽集

圓熟

好詩如彈丸

謝眺嘗語沈約曰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故東坡答王
鞏云新詩如彈丸及送歐陽弼云中有清圓句銅丸飛
柘彈蓋謂詩貴圓熟也余以謂圓熟多失之平易老硬
多失之乾枯能不失於二者之間可與古之作者並駁
王直方詩話

詞勝

小石調

鍾嶸稱張茂先惜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喻鳬嘗謁杜

紫微不遇乃曰我詩無綺羅鉛粉宜不售也淮海詩亦然人戲謂可入小石調然率多美句但綺麗太勝爾子美並蒂芙蓉本自雙水荇牽風翠帶長退之金釵半醉坐添春牧之春風十里揚州路誰謂不可入黃鐘宮耶

碧溪

元祐中秘閣上已日集西池王仲至有詩張文潛和最工云翠浪有聲黃繖動春風無力綵旗垂秦少游云簾幕千家錦繡垂仲至笑曰又待入小石調也孔氏談苑

綺麗

不可以綺麗害正氣

世俗喜綺麗知文者能輕之後生好風花老大即厭之
然文章論當理與不當理耳苟當於理則綺麗風花同
入於妙苟不當理則一切皆爲長語上自齊梁諸公下
至劉夢得溫飛卿輩往往以綺麗風花累其正氣其過
在於理不勝而詞有餘也老杜云綠垂風折笋紅綻雨
肥梅岸花飛送客牆燕語留人亦極綺麗其模寫景物

意自親切所以絕妙古今至於言春容閑適則有穿花
峽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
乳燕青春深言秋景悲壯則有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
高並兩峯寒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袞袞來其富
貴之詞則有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麒麟
不動爐烟轉孔雀徐開扇影還其弔古則有映堦碧草
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竹送清溪月苔移玉座春皆
出於風花然窮盡性理移奪造化又云絕壁過雲開錦

繡疎松隔水奏笙簧自古詩人巧即不壯壯即不巧巧而能壯乃如是也

碧溪

富貴

富貴佳致

溫飛卿晚春曲云家臨長信往來道乳燕雙雙拂烟草油壁車輕金犢肥流蘇帳曉春雞報籠中嬌鳥暖猶睡簾外落花閑不掃衰桃一樹近前池似惜容顏鏡中老殊有富貴佳致也

漁隱

非窮兒家語

存中云山谷稱晏叔原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
裏風定非窮兒家語

王直方詩話

詩原乎心

歐陽文忠曰詩原乎心者也富貴愁怨見乎所處江南
李氏鉅富有詩曰簾日已高三丈透金爐次第添香獸
紅錦地衣隨步皺佳人舞徹金釵溜酒惡時拈花藥嗅
別殿微聞簫鼓奏與時挑野菜和根煮旋研生柴帶葉

燒異矣

撫遺

善言富貴

歸田錄云晏元獻喜評詩嘗曰老覺腰金重慵便玉枕
涼未是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
富貴者也人皆以爲知言

漫叟詩話

品藻

韓退之

詩中有一字人以私意竄易遂失古人一篇之意若相

公親破蔡州來今親字改作新字是也酬王二十舍人
雪中見寄云三日柴門擁不開堦庭平滿白皚皚今朝
蹋作瓊瑤跡爲有詩從鳳沼來今從字改作仙字則失
詩題見寄之意也

漫叟詩話

柳子厚

楊華既奔梁元魏胡武靈作楊白華歌令宮人連臂踏
之聲甚淒斷子厚樂府云楊白華風吹渡江水坐令宮
樹無顏色搖蕩春光千萬里茫茫曉日下長秋哀歌未

斷城鴟起言婉而情深古今絕唱也

許彥周詩話

杜牧之

牧之題桃花夫人廟詩細腰宮裏露桃新脉脉無言幾度春空憶息亡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

同前

賈閻仙

賈島詩有影畧句韓退之喜之其渡桑乾詩曰客舍并州三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又赴長江道中詩曰策杖離山驛逢人問梓

州長江那可到行客替生愁

冷齋夜話

李長吉

長吉有桃花落亂如紅雨之句以此名世余觀劉禹錫
云花枝滿空迷處所搖動繁英墜紅雨劉李同一時決
非相爲剽竊

復齋漫錄

劉夢得

蘇子由晚年多令人學劉禹錫詩以爲用意深遠有曲
折處後因見夢得歷陽詩云一夕爲湖地千年列郡名

霸王迷路處亞父所封城皆歷陽事語意雄健後殆難繼也

呂氏童蒙訓

常建

河嶽英靈集首列常建詩愛其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之句以爲警策歐公又愛建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欲效之作數語竟不能得以爲恨余謂建此詩全篇皆工不獨此兩聯而已其詩曰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

萬籟此俱寂但聞鐘磬音

洪駒甫詩話

李義山

李義山詩用事僻澁然荆公晚年亦喜之如試問火城
將策探何如雲屋聽牕知未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
勝壺頭其用事琢句前輩無相犯者

冷齋夜話

王荊公

王荊公最愛陶詩謂不可及故歲晚懷古詩云先生歲
晚事田園魯叟遺書廢討論問訊桑麻憐已長按行松

菊喜猶存農人調笑追尋壑稚子歡呼出候門遙謝載
醪祛惑者吾今欲辨已忘言所謂四韻全使淵明詩者
即此詩是也

漁隱

項斯

楊祭酒嘗見江表士人項斯詩贈之詩云度度見君詩
句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相逢說
項斯由是四方知名

古今詩話

白樂天

樂天初舉名未振以歌詩投顧況况戲之曰長安物貴
居大不易及讀至原上草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曰有句如此居亦何難老夫前言戲之耳古今詩詁

趙倚樓

杜紫微覽趙渭南早秋詩云殘星幾點鴈橫塞長笛一
聲人倚樓因目之爲趙倚樓古今詩詁

謝蝴蝶

謝學士吟蝴蝶詩三百首人呼爲謝蝴蝶其間絕有佳

句如狂隨柳絮有時見舞入梨花何處尋又曰江天春
晚暖風細相逐賣花人過橋古詩有陌上斜飛去花間
倒翅迴又云身似何郎全傅粉心如韓壽愛偷香終不
若謝句意深遠

古今詩話

鮑孤鴈

鮑當爲河南府法曹嘗忤知府薛映因賦孤鴈詩所謂
天寒稻粱少萬里孤難進不惜充君厨爲帶邊城信薛
大稱賞因號鮑孤鴈

司馬文正詩話

夏英公

夏鄭公竦以父歿王事得三班差使然自少好讀書攻爲詩一日攜所業伺宰相李文靖沉退朝拜於馬首而獻之文靖讀其句有山勢蜂腰斷溪流燕尾分之句深愛之終卷皆佳句翊日袖詩呈真宗及叙死事之後乞與換文資遂改潤州金壇主簿東軒筆錄

王文穆

王文穆欽若未第時寒窘依幕府家時章聖以壽王尹

開封一日晚過其家左右不虞王至亟取紙屏障風王
顧屏間一聯云龍帶晚烟歸洞府鴈拖秋色入衡陽大
加賞愛曰此語落落有貴氣何人詩也對曰某門客王
欽若王遽召之一見欽其風素其後信任頗專致位上
相風雲之會實基於此焉

西清詩話

王琪

晏元獻公赴杭州道過維揚憩大明寺瞑目徐行使侍
吏誦壁間詩板戒其勿言爵里姓名終篇者無幾又俾

別誦一詩云水調隋宮曲當年亦九成哀音已亡國廢落尚留名儀鳳終陳迹鳴蛙只廢聲淒涼不可問落日下蕪城徐問之江都尉王琪詩也召至同飯又同步遊池上時春晚已有落花晏云每得句書牆壁間或彌年未嘗強對且如無可柰何花落去至今未能也王應聲曰似曾相識燕歸來自此辟置薦館職遂躋侍從遺珠

薛簡肅公

薛簡肅公舉進士時摯謁馮魏公首篇有囊書空自負

早晚達明君之句馮掩卷而謂之曰不知秀才所負何事讀至第三篇春詩云千林如有喜一氣自無私乃曰秀才所負者如此東齋記事

荆公以三詩取三士

復齋漫錄云王公韶少日讀書於廬山東林裕老庵庵前有老松因賦詩云綠皮皴剥玉嶙峋高節分明似古人解與乾坤生氣槩幾因風雨長精神裝添景物年年別擺押窮愁日日新惟有碧霄雲裏月共君孤影最相

親王荆公爲憲江東過而見之大加稱賞遂爲知已。苕溪漁隱曰蔡寬夫詩話云靈龍圖秉少豪逸熙寧初游京師久不得調嘗作詩曰青衫白髮病參軍旋鞴黃糧置酒樽但得有錢留客醉那須騎馬傍人門荆公一見曰此定非碌碌者即薦用之前此蓋未嘗相識也。又石林詩話云劉季孫初以右班殿直監饒州酒荆公爲憲江東巡歷至饒按酒務始至廳事見小屏間有題小詩曰呢喃燕子語梁間底事來驚夢裏閑說與傍人應不

解杖藜攜酒看支山大稱賞之即召與語嘉歎久之升車而去不復問務事荆公以三詩取三士其樂善之心今人所未有也吾故表而出之

葛敏修

山谷南遷還至南華竹軒亦令侍史誦詩板有一絕云不用山僧供帳迎世間無此竹風清獨拳一手支頤卧偷眼看雲生未生稱嘆不已徐視姓名曰果吾學子葛敏修也

復齋

賀方回

賀方回題一絕於定林寺云
破冰泉脉漱蘿根壞衲遙
疑掛樹猿蠟屐舊痕尋
不見東風先爲我開門
舒王見之大稱賞緣此知名

王直方詩話

蘇後湖

蘇伯固之子名庠字養直作清江曲云屬玉雙飛水滿塘
菰蒲深處浴鴛鴦白蘋滿棹歸來晚秋着蘆花一片霜
扁舟繫岸依林樾蕭蕭兩鬢吹華髮萬事不理醉復

醒長占烟波弄明月坡曰若置在李太白集中誰疑其
非

王直方詩話

曹翰

曹武毅公翰平江南歸環衛數年不調一日內宴侍臣
皆賦詩翰以武人獨不預乃陳曰臣少亦學詩乞應詔
太宗曰卿武人以刀字爲韻因以寄意曰三十年前學
六韜英名常得預時髦曾因國難披金甲不爲家貧賣
寶刀臂健尚嫌弓力軟眼明猶識陣雲高庭前昨夜秋

風起羞見蟠花舊戰袍

青箱雜記

伍喬

伍喬張洎少相友善張爲翰林學士眷寵優異伍爲歙州通判作詩寄張戒去僕曰張遊宴時投之一日張與僚友近郊會燕歡甚僕投詩詩云不知何處可消憂公退攜壺即上樓職事久參侯伯幕夢魂長繞帝王州黃山向晚盈軒翠點水含春遶郡流遙想玉堂多暇日花時誰伴出城遊得詠動容久之爲言於上召還爲考功

員外郎

詩史

劉子先

章子厚常與劉子先定有場屋之舊又頗相厚善隔闊
十年子厚拜相亦不通問寄書責其相忘遠引之意子
先以詩謝曰故人天上有書來責我疎愚喚不回兩處
共瞻千里月十年不寄一枝梅塵泥自與雲霄隔駕馬
難追德驥才莫謂無心向門下也曾終夕望三台公得
詩甚喜即召爲宰屬遂遷戶部侍郎

高齋詩話

龍太初

郭功父方與荆公坐有一人展刺云詩人龍太初功父
勃然曰相公前敢稱詩人其不識去就如此荆公曰且
請來相見既坐功父曰賢道能作詩能爲我賦乎太初
曰甚好功父曰只從相公請箇詩題時方有一老兵以
沙捺銅器荆公曰可作沙詩太初不頃刻誦曰茫茫黃
出塞漠漠白鋪汀鳥去風平篆潮回日射星功父閣筆
太初緣此名聞東南

王直方詩話

姚嗣宗

華州狂子張元天聖間坐累終身每託興吟詠如雪詩
戰退玉龍三百萬敗鱗殘甲滿天飛詠白鷹詩有心待
搦月中兔更向白雲頭上飛怪譎類是後竄夏國教元
昊爲邊患朝廷方厭兵時韓魏公撫陝右書生姚嗣宗
獻崆峒山詩有云踏碎賀蘭石掃清西海塵布衣能辦
此可惜作窮鱗顧謂僚屬曰此人若不收拾又一張元
矣因表薦官之西清詩話

白馬詩

王曾獻金陵牧薛大夫白馬詩白馬披絲練一團今朝
被絆欲行難雪中放去唯留迹月下牽來只就鞍向北
長鳴天外遠臨風斜墜耳邊寒自知毛骨還應異更請
王良仔細看雲漢友議

毛國英

毛國英澤民之從子也以詩自鳴嘗經岳侯駐兵之地
江禁方嚴國英投詩云鐵鎖沉沉截碧江風旗獵獵駐

危檣禹門縱使高千尺放過蛟龍也不妨侯曰詩人也
委舟以渡之

詩人玉屑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卷

詩人玉屑卷十一

宋 魏慶之 撰

詩病

詩病有八 沈約

一曰平頭

第一第二字不得與第六第七字同聲如
今日良宴會誰樂莫具陳今誰皆平聲

二曰上尾

第五字不得與第十字同聲如青青
河畔草鬱鬱園中柳草柳皆上聲

三曰蜂腰

第三字不得與第五字同聲如聞君愛我
甘竊欲自修飾君其皆平聲欲飾皆入聲

四曰鶴膝

第五字不得與第十五字同聲如客從遠方
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來

思皆

平聲

五曰大韻

如聲鳴爲韻上九字不得用驚傾平榮字

六曰小韻

除大一字外九字中不得有兩字同韻如遙條不同

七曰旁紐八曰正紐

十字內兩字疊韻爲正紐若不共一紐而有雙聲爲旁紐如流久爲

正紐流柳
爲旁紐

八種惟上尾鶴膝最忌餘病亦皆通

細較詩病

聖俞語予曰嚴維詩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則天容

時態融和駘蕩如在目前又劉貢父詩話云此一聯細
細較之夕陽遲則繫花春水漫不須柳也如老杜深山
催短景喬木易高風則了無瑕穎苕溪漁隱曰春水漫
不須柳此真確論但夕陽遲則繫花此論殊非是蓋夕
陽遲乃繫於塢初不繫花以此言之則春水漫不必柳
塘夕陽遲豈獨花塢哉余嘗愛西清詩話載吳越王時
宰相皮光業每以詩爲已任嘗得一聯云行人折柳和
輕絮飛燕銜泥帶落花自負警策以示同僚衆爭嘆譽

裴光約曰二句偏枯不爲工蓋柳當有絮泥或無花此論乃得詩之膏肓矣

六一居士詩話

至寶丹

王岐公詩喜用金玉珠碧以爲富貴而其兄謂之至寶丹也

後山詩話

點鬼簿算博士

王楊盧駱有文名人議其疵曰楊好用古人姓名謂之點鬼簿駱好用數對謂之算博士

玉泉子

倒用字

和東坡金山詩云雲峯一隔變炎涼猶喜重來飯積香
維摩經云維摩詰往上方有國號香積以衆香鉢盛滿
香飯悉飽衆會故今僧舍廚名香積二字不可顛倒也

漁隱

狂怪

石介作三豪詩略云曼卿豪於詩永叔豪於文杜默豪
於歌也永叔亦贈默詩云贈之三豪篇而我濫一名默

之詩所謂飛花送酒舞前筵者即無雪事矣贈王子直
詩云水底笙歌蛙兩部山中奴隸橘千頭雖愛其語之
工然南史孔德璋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
之曰欲爲陳蕃乎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陳蕃
即無笙歌之說藝苑雌黃

近似

高英秀者吳越國人與贊寧爲詩友口給好罵滑稽每
見眉目有異者必噂短於其後人號惡喙薄徒嘗譏名

人詩病云李義山覽漢史云王莽弄來曾半破曹公將去便平沉定是破船詩李羣玉詠鷗鵝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輶格磔聲定是梵語詩羅隱云雲中雞犬劉安過月裏笙歌煬帝歸定是鬼詩杜荀鶴云今日偶題題似著不知題後更誰題此衛子詩也不然安有四蹄贊寧笑謝而已

西清詩話

程師孟知洪州於府中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到作詩題於石曰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長是點燈來李元規

見而笑曰此乃是登溷之詩乎

東軒筆錄

羅隱題牡丹云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曹
唐曰此乃詠子女障子耳隱曰猶勝足下作鬼詩乃誦
唐漢武要王母詩云樹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
豈非鬼詩耶

丹楊集

聖俞嘗云詩句義格雖通語涉淺俗而可笑者亦其病
也如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本謂詩之好句難得耳
說者云此是人家失貓兒人以爲笑

歐公詩話

文潛賦虎圖詩末云煩君衛吾寢振此蓬蓽陋坐令盜
肉鼠不敢窺白晝或云此却是貓兒詩也又大旱詩云
天邊趙盾益可畏水底武侯方醉眠時人以爲幾於湯
燄右軍也

王直方詩話

鵝腿子

有舉人以詩謁汴帥王智興智興曰莫有鵝腿子否謂
鶴膝也

盧氏雜說

漫塘評劉啓之詩病

劉啓之以詩自許漫塘先生得其詩讀至韓蘄王廟詩中兩句云皇天有意存趙孤蘄王登壇鬼神泣先生掩卷曰此未識作詩法也詩家以杜少陵稱首正謂其無一篇不寓尊君敬上之意如北征詩云桓桓陳將軍仗義奮忠烈都人望翠華佳氣向金闕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洗兵馬云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清鑒懸明鏡尚書氣與秋天杳先後重輕非苟作也今顧指高宗爲趙孤謂皇天眷命有意存趙孤而蘄

王登壇鬼神便泣氣勢却如此其盛毋乃抑君父之太
過而揚臣子之已甚乎

語錄

礙理

害理

澧陽道傍有甘泉寺因萊公丁謂曾留行記從而題詠
者甚衆碑牌滿屋孫風有評仲酌泉會頓轡謂之禮佛
遂南行高堂下瞰炎荒路轉使高僧薄寵榮人獨傳道
余獨恨其語無別自古以直道見黜者多矣豈皆貪寵

榮者哉又有人云此泉不洗千年恨留與行人戒覆車
害理尤甚萊公之事亦例爲覆車乎因過之偶爲數韻
其間有云已憑靜止鑑忠精更遣清冷洗讒喙蓋指二
公也

碧溪

句好而理不通

詩人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語病也如袖中諫草朝
天去頭上宮花侍燕歸誠爲佳句矣但進諫必以章疏
無用藁之理唐人有云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

客船說者亦云句則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撞鐘時如賈島哭僧云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時謂之燒殺活和尚此尤可笑若步隨青山影坐學白塔骨又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皆是島詩何精麗頗異

歐公詩話

礙理

潘大臨字邠老有登漢陽高樓詩曰兩屐上層樓一目略千里說者以爲著屐豈可登樓又嘗賦潘庭之清逸樓詩有云歸來陶隱居拄頰西山雲或謂既已休官安

得手扳而挂之也

王直方詩話

長恨歌古柏行

白樂天長恨歌云峨眉山下少人行峨眉在嘉州與幸
蜀全無交涉杜詩云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
尺四十圍乃是徑十尺無乃太細長乎皆文章之病也

鷓鴣詩

林逋云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輶鉤輶格磔謂鷄鳩聲
也詩話筆談皆美其善對然鷄鳩未嘗栖木而鳴惟低

飛草中孫莘老知福州有荔枝十絕句云兒童竊食不知禁格磔山禽滿院飛蓋譜言荔枝未經人摘百禽不敢近或已經摘飛鳥蜂蟻競來食之或謂鷓鴣既不登木又非庭院之禽性又不嗜荔枝夏月即非鷄鴟之時語意雖工亦詩之病也

鷺鷥詩

張仲達詠鷺鷥詩云滄海最深處鱸魚銜得歸張文寶曰佳則佳矣爭奈鷺鷥觜腳太長也荆湖近事

邑人詩

方謌有贈邑令詩云琴彈永日得古意印鑱經秋生蘚
痕句雖佳但印上不是生蘚處不若前輩詩云雨後有
人耕綠野月明無犬吠花村思清句雅又見令之教化
仁愛民樂於耕耨且無盜賊之警也

翰府名談

考證

少陵與太白獨厚於諸公凡言太白十四處至云世人
皆欲殺吾意獨憐才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三夜頻

夢君情親見君意其情好可想遯齋閒覽謂二人名既
相逼不能無相忌是以庸俗之見而度賢哲之心也予
故不得不辨

古詩十九首非止一人之詩也行行重行行樂府以爲
枚乘作則其他可知矣

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玉臺作兩首自越烏巢南枝
以下別爲一首當以選爲正

文選長歌行只有一首青青園中葵者郭茂倩樂府有

兩首次一首乃仙人騎白鹿者仙人騎白鹿之篇予疑此詞岩巖山下亭以下其義不同當又别是一首郭茂倩不能辨也

文選飲馬長城窟古詞無人名玉臺以爲蔡邕作

古詞之不可讀者莫如巾舞歌文義漫不可解

又古將進酒芳樹石榴豫章行等篇皆使人讀之茫然又朱露雉子班艾如張思悲翁上之回等只二三句可解寧非歲久文字訛舛而然耶

木蘭歌促織何唧唧文苑英華作唧唧何切切又作嚦
嚦樂府作唧唧復唧唧又作促織何唧唧當從樂府也
願馳千里足郭茂倩樂府願借明馳千里足酉陽雜俎
作願馳千里明馳足漁隱不攷妄爲之辨

木蘭歌文苑英華直作韋元甫名攷郭茂倩樂府有兩
篇其後篇乃元甫所作也

木蘭歌最古然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之語已似太
白必非漢魏人也

班婕妤怨歌行文選直作班姬之名樂府以爲顏延年
作

諸葛孔明梁甫吟步出齊東門遙望蕩陰里樂府解題
作遙望陰陽里今青州有陰陽里

田疆古治子解題作田疆固野子

南北朝人惟張正見詩最多而最無足省發所謂雖多
亦奚以爲

西清詩話載晁文元家所藏陶詩有問來使一篇云爾

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我屋南山下今生幾叢菊薔薇
葉已抽秋蘭氣當馥歸去來山中山中酒應熟予謂此
篇誠佳然其體製氣象與淵明不類得非太白逸詩後
人謾取以入陶集耶

文苑英華有太白代寄翁參樞先輩七言律一首乃晚
唐之下者又有五言律三首其一送客歸吳其二送友
生歸峽中其三送袁明甫任長江集本皆無之其家數
在大歷正元間亦非太白之作又有五言雨後望月一

首望夫石一首冬日歸舊山一首皆晚唐之語又有秦樓出佳麗四句亦不類太白皆是後人假名也

文苑英華有送史司馬赴崔相公幕一首云崢嶸丞相府清切鳳凰池羨爾瑤臺鶴高棲瓊樹枝歸來晴日好吟弄惠風吹正有乘軒樂初當學舞時珍禽在羅網微命若遊絲願托周周羽相銜漢水渭此或太白之逸詩也不然亦是盛唐人作

太白集中少年行只有數句類太白其他皆淺近浮俗

非太白之作必誤入也

酒渴愛江清一詩文苑英華作暢當而黃伯思注杜集編作少陵詩非也

迎旦東風騎蹇驢決非唐人氣象只似白樂天言語今者世俗圖畫以爲少陵詩漁隱亦辨其非矣而黃伯思編入杜集非也少陵有避地逸詩一首云避地歲時晚竄身筋骨勞詩書逐牆壁奴僕亦旌旄行在近聞信此生隨所遭神堯舊天下會見出腥臊題下公自注云至

德二載丁酉作此則真少陵語今書市諸本並不見有舊蜀本杜詩並無注釋雖編年而不分古近二體其間略有公自注而已今豫章庫本以爲翻鎮江蜀本雖無雜注又分古律其編年亦且不同近寶慶間海南漕臺新刊杜集亦以爲蜀本雖刪去假坡之註亦有王原叔以下九家而趙注比他本最詳皆非舊蜀本也

杜集注中坡曰者皆是托名假僞漁隱雖嘗辨之而人尚疑之蓋無至當之說以指其僞也今舉一端將不辨

而自明矣如楚岫千峰翠注云景差蘭臺春望千峰楚
岫翠萬木郢城陰且五言始於李陵蘇武或云枚乘則
漢以前五言古詩尚未有之寧有戰國時已有五言律
句耶觀此可以一笑而悟矣亦幸其有此漏逗也

杜集中有詩曰者亦坡曰之類其間半僞半真尤爲淆
亂惑人此深可嘆然具眼者自默識之耳

崔顥渭城少年行百家選作兩首自秦川以下別爲一
首郭茂倩樂府止作一首文苑英華亦只作一首當從

樂府英華爲是

王川子天下薄夫苦耽酒之詩荆公百家選只作一篇
本集自天上白日悠悠懸以下別爲一首當從荆公爲
正

太白詩斗酒渭城邊壚頭耐醉眠者乃岑參之詩誤入
公集

太白塞上曲驅馬新跨紫玉鞍者乃王昌齡詩亦悞入
昌齡本有二篇前篇乃秦時明月漢時關者也

孟浩然集有贈孟郊一首按東野乃正元元和間人而浩然終於開元二十八年時代懸遠其詩亦不似浩然必誤入不可不辨也

杜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太甲之義殆不可曉得非高太乙耶乙誤爲甲蓋亦相近以星對風庶從其類也
杳杳東山攜漢妓泠泠脩竹待王歸攜漢妓無義理疑是攜妓去蓋子美於絕句每喜對偶耳臆見如此更俟宏識
荆公百家詩選蓋本於唐人英靈間氣集

其初明皇德宗薛稷劉希夷王適韋述之詩無少增損
次序亦同孟浩然但增其數儲光羲後方是荆公自去
取前卷讀之盡佳非其選擇之精蓋盛唐人之詩無不
可觀者至於大歷以後其去取深不滿人意况唐人如
沈宋王揚盧駱陳拾遺張曲江賈至王維獨孤及韋應
物孫逖祖詠劉脊虛綦母潛劉長卿李長吉諸公皆大
名家李杜韓柳元白以家有其集故不載而此集無之
荆公當時所選但據宋次道家之所以有耳其序乃言觀

唐詩者觀此足矣豈不誣哉今人但以荆公所選欽社而莫敢議可嘆也

荆公有一家但取一二首而不可讀者如曹唐二首其一首云年少風流好丈夫大家望拜執金吾閒眠曉日聽鶗鴂笑倚東風仗轔轤深院吹笙從漢婢靜街調馬任奚奴牡丹花下鉤簾看獨凭紅肌捋虎鬚此不足以書屏幛但可與間巷小人爲文背之詞又買劒一首云青天露拔雲霓泣黑地潛擎鬼魅愁但可與巫師念誦

也唐人類集一代之詩不特英靈間氣極玄又玄也

顧陶作唐詩類選竇常有南薰集韋縠有才調集又有正聲集不記何人有小選集選詞苑瓊華雅言系述其他必尚有之也

予嘗見方子通墓誌言唐詩有八百家子通所藏有五百家今則世不見有惜哉

柳子厚漁翁夜傍西巖宿之詩東坡刪去後二句使子厚復生亦必心服 謝眺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游雲

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停驂我悵望輶棹子夷猶廣平
聽方籍茂陵將見求心事俱已矣江上徒離憂予謂廣
平聽方籍茂陵將見求一聯亦可削去只用八句尤爲
渾然不知識者以爲如何



詩人玉屑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詩人玉屑卷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方大川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錄舉人臣李元位

欽定四庫全書

詩人玉屑卷十二

宋 魏慶之 撰

品藻古今人物

呂答詩人雖各有評而總論
諸賢不
容類析者復萃於此

韓詩

周詩三百篇雅麗理訓誥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五
言出漢時蘇李首更號東都漸淵漫派別百川導建安
能者七卓犖變風操逶迤晉宋間氣象日凋耗中間數
鮑謝比近最清澳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國朝盛文

章子昂始高蹈勃興得李杜萬類困陵暴後來相繼生
亦各臻閭奧有窮者孟郊受材實雄鷺宜觀洞古今象
外逐幽好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敷柔肆紆餘奮猛

卷海潦

韓薦士詩

諸公品藻相如

舉人過失難於當其尤者臧孫之犯門斬關惟孟叔能
數之減紇謂國有人焉必淑也其難如此司馬相如竊
妻滌器開巴蜀以困苦鄉邦其過已多至於封禪書則

諂諛蓋天性不復自新矣子美猶云竟無宣室召徒有
茂陵求李白亦云果得相如草仍餘封禪文和靖獨不
然曰茂陵他日求遺藁尤喜曾無封禪書言雖不追責
之深矣李商隱云相如解草長門賦却用文君取酒錢
亦舍其大論其細也舉其大者自西湖始其後有譏其
諂諛之態死而不已正如捕逐寇盜先爲有力者所獲
掩其亢而騎其項矣餘人從旁助捶縛耳

岩溪

六代

顏延之常問鮑昭已與靈運優劣昭曰謝五言如初發
芙蓉自然可愛君詩如鋪錦列繡亦雕績滿眼

南史顏延之傳

范雲婉轉清便如流風回雪丘遲點綴映媚似落花依

草

南史梁丘遲本傳

初日芙蓉彈丸脫手

古人論詩多矣吾獨愛湯惠休稱謝靈運爲初日芙蓉沈約稱王筠爲彈丸脫手兩語最當人意初日芙蓉非人力所能爲而精彩華妙之意自然見於造化之外然

靈運諸詩可以當此者亦無幾彈丸脫手雖是輸寫便
利動無違礙然其精圓快速發之在手筠亦未能盡石林

評鮑謝諸詩

爲詩欲詞格清美當看鮑昭謝靈運渾成而有正始以
來風氣當看淵明欲清深閒淡當看韋蘇州柳子厚孟
浩然王摩詰賈長江欲氣格豪逸當看退之李白欲法
度備足當看杜子美欲知詩之源流當看三百篇及楚
詞漢魏等詩前輩云建安才六七子開元數兩三人前

輩所取其難如此予嘗與能詩者論書止於晉而詩止
於唐蓋唐自大歷以來詩人無不可觀者特晚唐氣象
衰繭耳

雪浪齋日記

品藻古今勝語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世多不解此語爲工蓋欲以
奇求之耳此詩之工正在無所用意卒然與景相遇備
以成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之所能到詩家妙處當須
以此爲根本而思苦言艱者往往不悟鍾嶸詩評論之

最詳其略云思君如流水既非前所即目高臺多悲風
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若無故實明月照積雪非出經
史古今勝語多非假補皆由直尋顏延之謝莊尤爲繁
密於時化之故大明太始中文章殆同書鈔近任昉王
元長等辭不貴奇競須新事邇來作者寢以成俗遂乃
句無虛語語無虛字牽聯補衲蠹文已甚自然英旨罕
遇其人余每愛此言簡切明白易曉但觀者未嘗留意
耳自唐以後既變以律體固不能無拘窘然苟大手筆

亦自不妨削錄於神志之間斲輪於甘苦之外也

石林詩話

歷論諸家

詩之興作兆基邃古唐歌虞詠始載典謨商頌周雅方
陳金石其後研志緣情二京彌甚含毫瀝思魏晉彌繁
李都尉鴛鴦之詞纏綿巧妙班婕妤霜雪之句發越清
迴平子桂林理在文外伯喈翠鳥意盡行間河朔人物
王劉爲稱首洛陽才子潘左爲覺先乃若子建之牢籠
羣彦士衡之籍甚當時並文苑之羽儀詩人之龜鑑駱

賓王爲詩格高指遠若在天上物外神仙會集雲行鶴
駕想見飄然之狀

李太白集

左太冲詩

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使人飄飄有世表意

宋子京

鮑昭淵明

鮑昭詩華而不弱陶潛詩切事情但不文耳

論子厚樂天淵明詩

子厚之貶其憂悲憔悴之嘆發於詩者特爲酸楚閔已

傷志固君子所不免然亦何至是卒以憤死未爲達理也樂天既退閒放蕩物外若真能脫屣軒冕者然榮辱得失之際銖銖校量而自矜其達每詩未嘗不著此意是豈真能忘之者哉亦力勝之耳惟淵明則不然觀其貧士責子與其他所作當憂則憂遇喜則喜忽然憂樂兩忘則隨所遇而皆適未嘗有擇於其間所謂超世遺物者要當如是而後可也觀三人之詩以意逆志人豈難見以是論賢不肖之實亦何可欺乎

蔡寬夫詩話

韓杜

杜之詩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爲詩杜以詩爲文故不工耳蘇子瞻曰子美之詩退之之文魯公之書皆集大成者也學詩當以子美爲師有規矩故可學退之於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耳淵明之爲詩寫其胷中之妙耳學杜不成不失爲工無韓之才與陶之妙而學其詩終爲樂天耳後山詩話

四家集

王荆公以李太白杜子美韓退之歐陽永叔詩編爲四家集以歐公居太白之上公曰太白詞語迅快然十句九句言婦人酒耳冷齋夜話

李杜諸人

作詩者陶冶物情體會光景必貴乎自得蓋格有高下才有分限不可強力至也譬之秦武陽氣蓋全燕見秦王則戰掉失色淮南王安雖爲神仙謁帝猶輕其舉止此豈由素習哉余以謂少陵太白當險阻艱難流離困

躡意欲卑而語未嘗不高至於羅隱貫休得意於偏霸
誇雕逞奇語欲高而意未嘗不卑乃知天稟自然有不
能易也

西清詩話

詩人各有所得

詩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此李白所得
也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此老杜所得也
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此韓愈所得也

荆公

老杜之仁心優於樂天

老杜茅屋爲秋風所破歌云自今喪亂少睡眠長夜沾
濕何由徹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
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
受凍死亦足樂天新製布裘云安得萬里裘蓋裏周四
垠穩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新製綾襖成百姓多寒無
可救一身獨暖亦何情心中爲念農桑苦耳裏如聞饑
姓名偶見二人集亦未必不爲幸也

蔡寬夫詩話

唐人

王右丞韋蘇州澄淡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道哉賈浪仙誠有警句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於寒澁方可致才亦為體之不備也

司空圖

方干

方干詩清潤小巧蓋未升曹劉之堂或者取之大過余未曉也王贊嘗稱之曰鏗饑滌骨冰瑩霞絢嘉殼自將不吮餘雋麗不葩芬苦不癯棘當其得志倏與神會孫邵嘗稱之曰其秀也蓋於常花其鳴也靈蠶於衆響其

所作登靈隱峰詩云山疊雲霞際川傾世界東送喻坦之詩云風塵辭帝里舟楫到家林此直兒童語也寄喻鳬云寒蕪隨楚盡落葉渡淮稀而送喻坦之下第又云過楚寒方盡浮淮月正沉贈路明府詩云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而贈喻鳬又云纔吟五字句又白幾莖鬚稱心寺中島云雲接停猿樹花藏浴鶴泉而寄越上人又云窓接停猿樹巖飛浴鶴泉其語言重複如先有以見其窘也至於野渡波搖月空城雨翳鐘白猿垂樹窓

邊月紅鯉驚釣竹外溪義行相識處貧過少年時等句

誠無愧於王孫所賞

韻語陽秋

苦吟句 踏襲句

陳去非嘗謂余言唐人皆苦思作詩所謂吟安一箇字
撚斷數莖鬚句向夜深得心從苦艸艋舟中白髮生之類者是也故造語皆工得句皆奇但韻格不高故不能參少陵之逸步後之學詩者儻能取唐人語而掇入少陵繩墨步驟中此速肖之術也

余嘗以此語少蘊少蘊李益詩云開門風動竹疑是故人來沈亞之詩云徘徊花上月虛度可憐宵皆佳句也鄭谷掇取而用之乃云睡輕可忍風敲竹飲散那堪月在花真可與李沈作奴僕由是論之作詩者興致先自高遠則去非之言可用儻不然便與鄭都官無異欲識爲詩苦秋霜苦在心杜牧之

爲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杜詩

搜天幹地覓詩情

元稹白集序

擅場

唐人燕集必賦詩推一人擅場郭曖尚升平公主盛集
李端擅場送劉相巡江淮錢起擅場李肇國史補

詩中有助語

詩中有助語若牀頭歷日無多子借問別來大瘦生之
句子與生字初不當輕重漫叟詩話

詩言志

孫少述栽竹詩曰更起粉牆高百尺莫令牆外俗人看

晏臨淄曰何用粉牆高百尺任教牆外俗人看處士之
節宰相之量各言其志

王蘇黃杜

詩欲其好則不能好矣王介甫以工蘇子瞻以新黃魯
直以奇而杜子美之詩奇常工易新陳莫不好也後山集

王黃晚年詩

東坡嘗以所作小詞示無咎文潛曰何如少游二人皆
對云少游詩似小詞先生小詞似詩陳無已云荆公晚

年詩傷工魯直晚年詩傷奇

王直方詩話

蘇黃

晦庵云蘇黃只是今人詩蘇才豪黃費安排

韓無咎

晦庵云韓無咎詩做着者儘和平有中原之舊無南方
啁哳之音

蘇子美呂吉甫

子美詩笠澤鱸肥人膾玉洞庭橘熟客分金呂吉甫詩

魚出清波庖膾玉菊含寒露酒浮金蘇勝於呂蓋人客
兩字雖無亦可

慈母溪

徐師川言作詩自立意不可蹈襲前人因誦其所作慈
母溪詩且言慈母溪與望夫山相對望夫山詩甚多而
慈母溪古今無人題詩末兩句云離鸞只說閨中事舐
犢那知母子情呂氏童蒙訓

四雨

介甫云梨花一枝春帶雨桃花落亂如紅雨朱簾暮捲
西山雨皆警句也然不若院落深沉杏花雨爲佳予謂
杏花雨固佳然而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
却於風月上寫出柳絮梨花尤有精神然嘗欲轉移兩
句作溶溶院落梨花月淡淡池塘柳絮風此老杜紅稻
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格也 休齋

先得之句

曼卿一日春初見階砌初生之草其屈如鈎而顏色未

變因得一句云草屈金鉤綠未回遂作早春一篇旬日
方足成曰簷垂冰筋晴先滴草屈金鉤綠未回其不逮
先得之句遠甚始知詩人一篇之中率是先得一聯云
或一句其最警拔者是也

桐江詩話

謝伯景

歐陽文忠公詩話稱謝伯景之句如園林換葉梅初熟
不若庭草無人隨意綠也池館無人燕學飛不若空梁
落燕泥也蓋伯景句意凡近似所謂西崑體而王胄薛

道衡峻潔可喜也

隱居詩話

田舍翁火爐頭之作

杜彬好評詩李建勲匿孫鯈於齋中伺彬至以鯈詩訪之彬曰此非有風雅但得田舍翁火爐頭之作爾鯈遽出讓彬曰非有風雅固聞命矣擬田舍翁無乃太過乎彬笑曰子夜坐句云劃多灰漸冷坐久席成痕此非田舍翁火爐上所作而何闔坐大笑

詩可以觀人

呂獻可誨嘗云丁謂詩有天門九重開終當掉臂入王
元之禹偁讀之曰入公門猶鞠躬如也天門豈可掉臂
入乎此人必不忠後果如其言

高齋詩話

詩人玉屑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詩人玉屑卷十三

宋 魏慶之 撰

兩漢

古詩十九首

古人渺邈人代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劉之制非衰周
之唱

鍾嶸
詩評

讀古詩十九有及曹子建詩如明月入高樓流光正徘徊之類詩皆思深遠而有餘意言有盡而意無窮也學

者當以此等詩常自涵養自然下筆高妙

呂氏童蒙訓

蘇李

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工為五言雖文律各異雅正之音亦雜而詞意簡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為而為則文不妄

作唐元稹撰于美墓誌

秦少游云蘇李之詩長於高妙

晦庵論垓下帳中之歌

項羽所作垓下帳中之歌其詞慷慨激烈有千載不平

之餘憤若其成敗得失則亦可以爲強不知義者之深戒

晦庵論大風歌

文中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美哉乎其言之大也漢之所以有天下而不能爲三代之王其以是夫然自千載以來人主之詞亦未有若是其壯麗而奇偉者也嗚呼雄哉

王仲宣

仲宣詩其源出於李陵若發愀愴之辭文秀而質羸在

曹劉間別構一體方陳思不足比魏文有餘

詩評

劉公幹

公幹詩其源出於古詩仗氣愛奇動多振絕貞骨凌霜
高風跨俗但氣過其文然陳思已往少稱獨步

詩評

六代

總論

漢魏後陵遲衰微訖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

左勃然復興踵武前王流風未派亦文章之中興也永
嘉時貴黃老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然寡欲爰
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以道
德論建安風力盡矣於是郭景純用俊士之才變創其
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使彼衆我寡亦未動
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之作永嘉有謝靈運才高辭
盛富艷難蹤固以含劉跨郭凌轡潘左故知陳思爲建
安之傑公幹仲宣陸機爲輔此皆五言之冠冕文辭之

命世也 詩評

晦庵云齊梁間人詩讀之使人四肢皆懶慢不收拾

褒貶不同

六朝諸人之詩不可不熟讀如蕭慤芙蓉露下落楊柳
月中疎鍛鍊至此自唐以來無人能及也退之云齊梁
及陳隋衆作等蟬噪此語吾不敢議亦不敢從

許彥周
詩話

五言之警策

阮籍詠懷子卿雙鳬稽康雙鸞茂先寒食平叔單衣安

仁倦暑景陽苦雨靈運鄴中士衡擬古越石感亂景純游仙王微風月謝客山水叔元離燕明遠戍邊太冲詠史延之入洛陶公詠貧之製惠連搗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謂篇章之珠澤文彩之鄧林乎

鐘嶸詩評下同

阮嗣宗

嗣宗詩其源出於風雅無雕蟲之巧而詠物詠懷可以舒性靈發幽思言猶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外洋洋乎源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遠大

詩評

張茂先

茂先詩其源出於王粲其體浮艷興託多奇巧用文
以其妍冶雖名高曩代而敦亮之士猶恨兒女情多風
流氣少謝康樂云張公雖復千箱猶一體耳今置之甲
品疑弱乙之中品恨少在李孟之間耳詩評

潘安仁

潘安仁詩源出於仲宣翰林嘆其翩翩奕奕如翔禽之
羽毛衣被之綃縠猶尚淺於陸機則機爲深矣謝混云

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陸文如披沙揀金往往得寶

余嘗言陸事如海潘才如江

詩評

張景陽

景陽詩其源出於王粲文體華淨少病累有巧構形似之言雄於潘岳靡於太冲風流調達實曠代之高才其辭葱蒨音韻鏗鏘使人味之亹亹不絕

詩評

陸士衡

士衡詩其源出於陳思才高辭贍舉體華密氣少於公

幹文劣於仲宣但尚規矩不貴綺錯有傷直寄之奇也
且咀嚼英華厭飫膏澤故文章之源泉也張嘆其大異
信矣人云古詩其源出於國風陸機擬詩十二首文澤
以麗意悲而切驚心動魂幾於一字千金

詩評

劉越石

越石詩其源出於王粲善爲悽戾之辭且有清拔之氣
琨既體良才又離厄運故善叙喪亂多感恨之言詩評
晦庵曰劉琨詩高東晉詩已不逮前人齊梁益浮薄矣

郭景純

景純詩憲潘岳文體相輝彪炳可觀變中元平淡之體
故稱中興第一翰林以爲詩首遊仙之作辭多慷慨之
玄遠之詩宗詩評

文選注云遊仙之制文多自敘志狹中區而辭無俗累
三謝

唐子西語錄云三謝詩靈運爲勝當就選中寫出熟玩
方知其優劣也又云江左諸謝詩文見文選者六人希

逸無詩宣遠叔源有詩不工今取靈運惠連元暉詩合
六十四篇爲三謝詩是三人者詩至元暉語益工然蕭
散自得之趣亦復少減漸有唐風矣於此可以觀世變
也又云靈運在永嘉因夢惠連遂有池塘生春草之句
元暉在宣城因登三山遂有澄江淨如練之句二公妙
處蓋在於鼻無堊目無膜爾鼻無堊斤將曷運目無膜
銳將曷施所謂混然天成天球不琢者歟靈運如矜名
道不足適已物可忽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歸元暉詩

如春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
等語皆得三百篇之餘韻是以古今以為奇作

靈運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世人多不解此語為工蓋欲
以奇求之爾此語之工正在無所用意猝然與景相遇
得以文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之所能到詩家妙處當
須以此為根本而思苦言難者往往不悟石林詩話

惠連

三謝才思富健恨其蘭玉早彫長轡未騁秋懷搗衣之
作雖靈運銳思何以加焉詩評

元暉

元暉詩其源出於謝琨微傷細密一章之中自有玉石
然奇章秀句足使叔原失步明遠變色詩評

靖節

清淡之宗

淵明意趣真古清淡之宗詩家視淵明猶孔門視伯夷

也 西清詩話

蕭統論淵明

鍾嶸評淵明詩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余謂陋哉斯言
豈足以盡之不若蕭統云淵明文章不羣詞彩精拔跌
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
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
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為恥不以無財為病
自非大道篤志與道汚隆孰能如此乎此言盡之矣

漁隱

不可及

淵明詩所不可及者冲澹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
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成

龜山語錄

悠然見南山

東坡以淵明有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而無識者以
見為望不啻碱硃之與美玉予觀樂天效淵明詩有云
時傾一樽酒坐望東南山然則流俗之失久矣惟韋蘇
州答長安丞裴稅詩有云採菊露未晞舉頭見秋山乃

知真得淵明詩意而東坡之說為可信

晦庵論歸去來辭

歐陽公言兩晉無文章幸獨有歸去來辭一篇耳然其詞義夷曠蕭散雖託楚聲而無其尤怨切蹙之病云

歐陽公論歸去來辭

六一居士惟重陶淵明歸去來以為江左高文當世莫及涪翁云顏謝之詩可謂不遺鑪錘之功矣然淵明之牆數仞而不能窺也東坡晚年尤喜淵明詩在儋耳遂

盡和其詩荆公在金陵作詩多用淵明詩中事至有四韻詩全使淵明詩者

遜齋閑覽

李格非論歸去來辭

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劉伶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辭李令伯乞養親表皆沛然如肝肺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是數君子在後漢之末西晉之間初未嘗欲以文章名世而其詞意超邁如此

冷齋夜話

休齋論歸去來辭

陶淵明罷彭澤令賦歸去來而自命曰辭迨今人歌之
頓挫抑揚自協聲律蓋其詞高甚晉宋而下欲追蹤之
不能漢武帝秋風詞盡蹈襲楚辭未甚敷暢歸去來則
自由機杼所謂無首無尾無終無始前非歌而後非辭
欲斷而復續將作而遽止謂洞庭釣天而不淡謂霓裳羽
衣而不綺此其所以超然乎先秦之世而與之同軌者也

詞簡理足

飲酒詩云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山谷云此是西漢

人文章他人多少言語盡得此理

碧溪詩話

詩人以來無此句

荆公嘗言其詩有奇絕不可及之語如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由詩人以來無此句也然則淵明趣向不羣詞彩精拔晉宋之間一人而已岩溪漁隱曰荆公詩云先生歲晚事田園魯叟遺書廢討論問訊桑麻憐已長按行松菊喜猶存農人調笑追尋壑稚子歡呼出候門遙謝載醪祛惑者吾今欲辨

已忘言所謂四韻全使淵明詩者即此詩是也

得此生

東坡云秋菊有佳色
裛露掇其英
泛此忘憂物
遠我遺世情
一觴雖獨進
杯盡壺自傾
日入羣動息
歸鳥趨林鳴
笑傲東軒下
聊復得此生
靖節以無事為得此生
則見役於物者非失此生耶

酒詩

飲酒詩云客養千金軀
臨化消其寶
寶不過軀
軀化則

寶亡矣人言靖節不知道吾不信也

知道

東坡拈出淵明談理之詩有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二曰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三曰客養千金軀臨化消
其實皆以為知道之言蓋緜章繪句嘲風弄月雖工何補
若觀道者出語自然超詣非常人能蹈其軌轍也

韻語
陽秋

悟道

彭澤歸去來辭云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是

此老悟道處若人能用此兩句出處有餘裕也

許彥周詩話

辨詩品所論淵明詩

魏晉間人詩大抵專攻一體如侍晏從軍之類故後來相與祖習者亦但因所長而取之耳謝靈運擬鄴中七子與江淹雜擬是也梁鍾嶸作詩品皆云某人詩出於某人亦以此爲然論陶淵明乃以爲出應璩此語不知其所據應璩詩不多見惟文選載其百一詩一篇所謂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者與陶詩了不相類五臣注

引文章錄云曹爽多違法度璩作詩以刺在位若百分有補於一者淵明正以脫略世故超然物外爲適顧區區在位者何足累其心哉且此老何嘗有意欲以詩自名而追取一人而模倣之此乃當時文士與進取而爭長者所爲何期此老之淺蓋疎之陋也石林

坡谷歎淵明之絕識

山谷云東坡在潁州時因歐陽叔弼讀元載傳嘆淵明之絕識遂作詩云淵明求縣令本緣食不足束帶向督

郵小屈未爲辱翻然賦歸去豈不念窮獨重以五斗米
折腰營口腹云何元相國萬鍾不滿欲胡椒銖兩多安
用八百斛以此殺其身何翅抵鵲玉往者不可悔吾其
反自燭淵明隱約栗里柴桑之間或飯不足也顏延年
送錢二十萬即日送酒家與蓄積不知紀極至藏胡椒
八百斛者相去遠近豈直睢陽蘇合彈與蜣蠅糞丸比
哉

東坡論淵明詩

東坡云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吾於古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

山谷論淵明詩

山谷云寧律不諧而不使句弱寧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庾開府之所長也然有意於爲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於斧斤者多疑其拙窘

於檢括者輒病其放孔子曰甯武子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爲不知者道哉道人曰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說者曰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真若以世眼觀無真不俗淵明之詩要當與一丘一壑者共之耳

秦太虛效淵明挽辭

淵明自作挽辭秦太虛亦效之余謂淵明之辭了達太虛之辭哀怨淵明三首今錄其一云有生必有死早死

非命促昨暮同爲人今旦在鬼錄魂氣散何之枯形容
枯木嬌兒索父啼良久撫我哭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
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
太虛云嬰爨徒窮荒茹哀與世辭官來錄我橐吏來檢
我屍籟束木皮棺藁葬路傍陂家鄉在萬里妻子天一
涯孤魂不敢歸惴惴猶在茲昔添柱下史通籍黃金嬰
奇禍一朝作飄零至於斯弱孤未堪事返骨定何時修
途繚山海豈勉從閻維荼毒復荼毒彼蒼那得知歲均

瘴江急鳥獸鳴時悲空濛寒雨零慘淡陰風吹殯宮生
蒼鮮紙錢挂空枝無人設薄奠誰與飯黃淄亦無挽歌
者空有挽歌辭東坡謂太虛齊死生了物我戲出此語
其言過矣此言淵明可以當之若太虛者情鍾世志意
戀生理一經遷謫則不能自釋遂快忿而作此辭豈真
若是乎

漁隱

貧士詩

貧士詩云九十行帶索饑寒况當年近一名士作詩云

九十行帶索榮公老無依余謂之曰陶詩本非警策因
有君詩乃見陶之工或譏余貴耳賤目後錯舉兩聯人
多不能辨其孰爲陶孰爲今詩也則爲解曰榮啓期事
近出列子不言榮公可知九十則老可知行帶索則無
依可知五字皆贅也若淵明意謂至於九十猶不免行
而帶索則自少壯至於長老其饑寒艱苦宜如此窮士
之所以可深悲也此所謂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古人文章必不虛設耳

詩眼

止酒詩

止酒詩云坐止高蔭下步止華門裏好味止園葵大歡
止稚子余嘗反覆味之然後知淵明之用意非獨止酒
而於此四者皆欲止之故坐止於樹蔭之下則廣廈華
堂吾何羨焉步止於華門之裏則朝市聲利吾何趨焉
好味止於噉園葵則五鼎方丈吾何欲焉大歡止於戲
稚子則燕歌趙舞吾何樂哉在彼者難求而在此者易
爲也淵明固窮守道安於丘園疇肯以此而易彼乎

漁隱

責子詩

山谷云陶淵明責子詩曰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盃中物觀淵明此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愁歎見於詩耳又云杜子美詩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篇頗亦恨枯槁達士豈是足

默識蓋不早生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子美困頓於三
川蓋爲不知者詬病以爲拙於生事又往往譏議宗文
宗武失學故聊解嘲耳其詩名曰遣可解也俗人便爲
譏病淵明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

詩人玉屑卷十三